

小小小说二题

较真

张建春

轮到小孙下沉小区。疫情反反复复，小区的管控第一重要，机关单位工作人员下沉一线搞服务，也成了常态。

小孙下沉的小区是个大小区，住着好几千个人。临去小区前，局长作动员，说了一大堆话，小孙记得很不多，但有句话记清了，小孙下沉的小区，退休的老局长刘头住那儿呢。

小孙“喷”了下鼻子，心中叽歪：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咋的了？小孙心中还有话，谁不知现任局长是刘头一手带出的，凡事老把刘头挂嘴边，有意思吗？

小孙对刘头印象不怎样。一来共事时间短，二来刘头较真。小孙年轻，大学毕业考进了局里，刘头的较真劲，让他吃了不少苦头。实际上，小孙和刘头隔了不少，中间有副科长、科长、副局长，小孙和刘头按说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小孙第一次挨批评就是因为刘头。小孙的文字功底不错，科里的大小文字都是他的，小孙因此很是自负。小孙的文字快，条理和文理都不错，只是不讲究，小孙有自己想法，不过是公文而已，又不是散文、诗歌。人家去读去欣赏。一次碰上了科里的材料上报，一层层的报，报到了局长刘头处。谁知没过几天，材料退回了，上面密密麻麻地批了一页纸的字。

刘头的批示主要是针对分管副局长和科长的，说他们把关不严，一份不过两千字材料，错点不止三五处，是怎么审查的？令小孙汗颜的是，错别字好几个，标点符号也打得不准确。错别字、标点符

号刘头一一改了过来，还用了红色的笔墨。

科长不饶小孙了，一顿猛批海批，还大会小会地批，不给小孙一点面子。小孙暗地里打听说，科长也被分管局长批得五荤六素的。更要命的是科长对小孙的文字较起真来，过去一遍就过的材料，现在七遍八遍也通不过去。

小孙对老局长刘头心中就有了怨气，好在刘头不认识小孙。局是个大局，三四百人，小孙考来不久，小孙自认为刘局不认识他。

小孙一早就站在了小区的大门前，口罩蒙在脸上，只剩下两个眼睛对外。小孙的任务是拿着健康码和行程码，让进小区的扫码，筛查是否有红黄码或中等风险区的人进入。

小孙吃惊的是，到小孙处第一个扫码的竟是刘头。刘头的目光炯炯，扫了一眼小孙，接着熟练地扫了二码，还将扫过的结果送在了小孙的眼前。估计刘头是早锻炼出去转身回来的。小孙心有些慌，但从刘头的神态中，小孙以为刘头不认识自己。小孙心中的怨气不知为何升了几分，牙咬了咬，不就局长吗，高高在上。

早晨小区出的人多，进的人少，都形色匆匆的，进的人有配合有不配合的，小孙为之说了不少不咸不淡的话。

小孙记得清清楚楚，七点半钟，刘头又出现在了小孙的面前，刘头是买菜归来的，两只手沉甸甸地提着。刘头很自觉，把菜放下，从怀里掏手机。有那么一瞬，小孙想主动打个招呼，示意刘头不要扫码了。但看着刘头的认真劲，蹦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码扫过了，刘头一脸严肃看了小孙一眼，头也不回地进了小区。

小孙有些走神，他想到局里过去的

传言，刘头在局里家里都是“一把手”，刘头的老伴腿脚不灵便，家里的话多是刘头承包的，看来不假。

约在八点多钟，刘头又出现了。刘头是出小区门接孙子的，媳妇开车把孙子送到门前，转身就走。孙子的幼儿园放假了，也是因疫情事。前后不过三分钟，转个身的事。此时进小区的人多了，扫码要排队。刘头拉着孙子排队，等待扫码。刘头前面有人不配合，小孙解释，终于扫了码。

临到刘头了。刘头的孙子不管不顾地向里面闯，刘头被拽得趔趄。小孙看在眼里，不知咋的，就当了一把手，一把将刘头和刘头的孙子拦住了，没好气地说：扫码！刘头愣了下，把手机对着二维码扫了又扫，可手机就是不显示，半天不显示。后面的人急了，不无调侃地说：老同志，手机该换了，老了哦。刘头笑了，说：是老了，是老了。小孙想帮刘头说话，可又不知说什么好。

小孙有点后悔，不该拦刘头的，前后几分钟的事情，不都在自己眼睛吗？小孙戴着口罩的脸红得发烧，小孙想到了“报复”两个字。

之后，刘头又进进出出了小区四五次，取快递，买油盐，拿邮件，等等。刘头没有一次不扫码进。小孙有些不好意思，有两次小孙把口罩取了下来，想喊声，刘局。但刘头的目光从小孙的眼睛里温温地飘过，像是在制止，小孙忍住，只是心里喊。

中午，小孙收到了条微信，是现任局长发来的。是张截图。图中，一张照片，小孙拿着张“二维码”，进小区的人在认真地扫码。还有三个大拇指高高翘起。这是转自刘头的。

小孙心头一热，刘头认识自己呀。小孙心头又一沉，明天可要较真了？要较真也是刘头教的。

高压锅

泽理

复览山

谢明

复览山之称谓，系汉武帝大驾光临，后人的妙口所得。清乾隆年间《霍山县志》记载：“汉武帝南巡，回銮登此，复览隆南岳，故名。”汉元封5年，武帝御驾亲征，南巡狩至盛唐（今霍山县），祭拜南岳山，敕封“副衡”。回銮途中，见此山穹窿突吼，如异兽蹲踞，登临此山。再回首，遥望南岳山河，御口溢美，久久盘桓，恋恋不舍。

今天，在霍山县城向东瞭望，以巨大而神奇的魅力，吸引汉武帝登顶的复览山，宛如雄狮，独卧于城东十多里外。山的四周，缓慢延伸，孕育了万顷良田。山的南北，沙王河、洛阳河两条河流，贯穿其境，如玉带起舞，簇拥左右。

在明清时代，复览山周边为舒(城)、六(安)主要孔道，各驿重要隘口，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在。相传，古原住民以复览山为天然屏障，在山顶修筑山寨，“流寇时至，乡民皆择附崖谷险峻处，筑垒环之，各移家室于其中。寇退则出耕，寇至则入守。近可密相救护，远亦遥作声援”。据清朝嘉庆年间《霍山县志》记载：清朝年间，兵燹频繁，杀戮之惨，胜于水火。咸丰年初邑诸生龚春艺，为抵御贼寇侵犯，率一干弟子，以黄土夹石，依原有的山崖险峻寨墙残基，筑垒加高，略具城垣规模，以阻敌寇。其寨设有四门，东门坡陡路窄，盘岩峭峻，常人很难攀顶；北门控内家庙，居高临下，贼寇难侵；西门扼洛阳河，湍流阻隔，天险自成；南门窥向大沙埂，视野开阔，一目了然。此番筑垒，可谓布局严谨，配合得宜，固若金汤。因此，这里曾多次抵御外域贼寇的进攻。

大自然鬼斧神工，复览山生得体魄雄骏，孤矗耸立，傲视群峰，加之汉武帝的攀援、登临与溢美之词，复览山的身价，日益高了起来。

在一个阳光普照、春回大地的早晨，我和几位文友慕名前往复览山。我们一行，寻求刺激，放松心情，从最为险要的东坡攀登，趟过湍急漩涡不再的洛阳河，过膝的流水只是有些凉意，不能阻碍我们前行的步伐。我们在间或时有时无的凉风山路上，一路负芒披蓐，劈荆斩棘，忽略了欣赏沿路风景，那些临风向上的玉树，那些亭亭玉立的修竹，那些夹杂其间的杜鹃花、金银花、兰花……的媚眼，为了目标，我们只能辜负了它们的多情。

登上孤峰之巅，俯视山下，远远望去，无垠的原野，宛如绿色绒毯，倾覆大地，微风许来，如风拂绿波，摇曳多姿，妩媚诱人。山下的乡村，一幢幢农舍，鳞次栉比，错落有致，情趣盎然。一汪汪池塘，像月照夜空，星星闪烁，绚丽无限遐想。

山顶地势比较平坦，据史书记载，山顶原建有复览山寺，为四合一式庙宇，根基均为条石垒砌，砖木结构，分前后殿各五间，东西包厢各二间，中间是天井院。站在依稀可见的寺庙遗址上，其散落周边昔日建筑的断壁残垣，仿佛在诉说，被洗劫的苦难与辛酸。我们看见残壁上端，有雕花缕纹，图案精致，色彩依然鲜艳，现仍清晰可见，犹如向我们展示曾经的辉煌与灿烂。据一位吴姓老人介绍，复览山的寺庙，1930年被大火所焚。今残存的寺庙门楼，可窥见其造型质朴，门头的上方，镶嵌横匾一方，正面书刻“汉帝重游”，背面书刻“龙泉禅林”，字类颜体，苍劲浑厚，内涵丰富，为细青石镌镂，老人说，这是当年建门所嵌，虽经劫难，保留至今。

寻觅“龙井”是我们此行的既定目标之一，《霍山县志》记载，复览山“上有圣泉三，清碧异常，亦名龙井。”在距离门楼约十五米处，有一“圣泉”，见其尊荣的霎时，大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之感。泉的周围是鹅卵石垒成，见其间，泉涌喧腾，清冽馨馨。据看山的老人介绍：“早涝之年，不溢不涸”。无怪乎当地人称之为“龙眼”。据传说，无论你做过多少坏事，只要登临复览山顶，捧喝一口“圣泉”，就会洗掉你的一切罪过，从而变得圣洁起来；而你梦想将来不再遇罪，不再遭遇挫折，也只要喝上一口“圣泉”，就保你逢凶化吉，万事顺意了！听了这美妙的传说，不知是口渴的厉害，还是绝妙传说的心理暗示，我们几人都情不自禁地抱起清澈的泉水，喝了起来，不管有没有那绝妙的功能，清凉爽口，饮泉止渴，沁人心脾倒是实在的！

小憩后，看山老人陪同我们一行，沿着残存的昔日寨墙转一圈，粗略算来，围长约1500米，平均高度约4米，宽尚有1米左右。不过，由于长年日久的风雨残剥，有些地方已经坍塌了，原建造的东西南北四扇门框，仍夹在残垣中，存滞完好。在我停下脚步的原寺庙西隅，有一处高4米多的石壁，其石根底成斜坡伸展，渐次平坦，表面光滑如洗，其面有人工开凿的石眼7个，成双排列，深有70公分，直径20公分，据历史专家考证，这是古代战事，为树立旌旗所凿。听说，解放初期，寨中尚有一门生铁铸就的大炮，一座大铁钟，寻其下落，答案是，在1958年被送进滚滚的炉膛中！

告别复览山的时候，回首品味，复览山与天下名川相比肩，也无法掩饰自身的特质，就像一颗熠熠闪光的宝石，有种种别样的力量蕴含其中！



母亲的“骚扰”电话

吴老黑

因为下午两点半有月考，他吃过午饭，翻了一看书，就开始午休。

刚刚躺下一会，床头的电话铃响了，是母亲打来的。

母亲在电话里说，下午考试要用的腕表她刚刚已经找人修好了，让他下午去学校时拐到报摊去拿一下。

他想起昨天晚上睡觉前自己是给母亲说过了表坏了的事情，便嗯了一声，挂了电话，倒头又睡了。

九月的午后真是睡觉的好时候，五分钟不到，他已经浅浅地打起了呼噜。

叮铃铃，叮铃铃，电话铃声再次响起，像一只大手不由分说地把他从梦境里拉了出来。

他皱了皱眉头，懒懒地挪了下身子，背对着电话机摸起了话筒。

电话又是母亲打来的，母亲说，你下午来我这拿表的时候不要过马路了，只要隔着马路喊一声，我就给你送到马路这边来。

他打了个哈哈，说知道了，别再打电话了，我还要睡觉呢！挂了啊。

自从父亲出车祸去逝以后，平日说话做事干练的母亲像变了一个人，变得格外唠叨。每每交代事情，她都是喜欢说了又说，就像充满了电的复读机一样。

还好，直到闹钟一点五十准时把他喊起床，母亲再也没有打来电话。

洗完脸，收拾好下午考试要带的东西，他正要出门，叮铃铃，叮铃



1

我们一家三口总算从市委大院内住了两年的那一间本是做办公室的屋子里搬了出来，带着满心的喜悦，住进了我们自己购买的小区新套房。从此，我们也与生活在这座城市的鸟儿们成了好朋友。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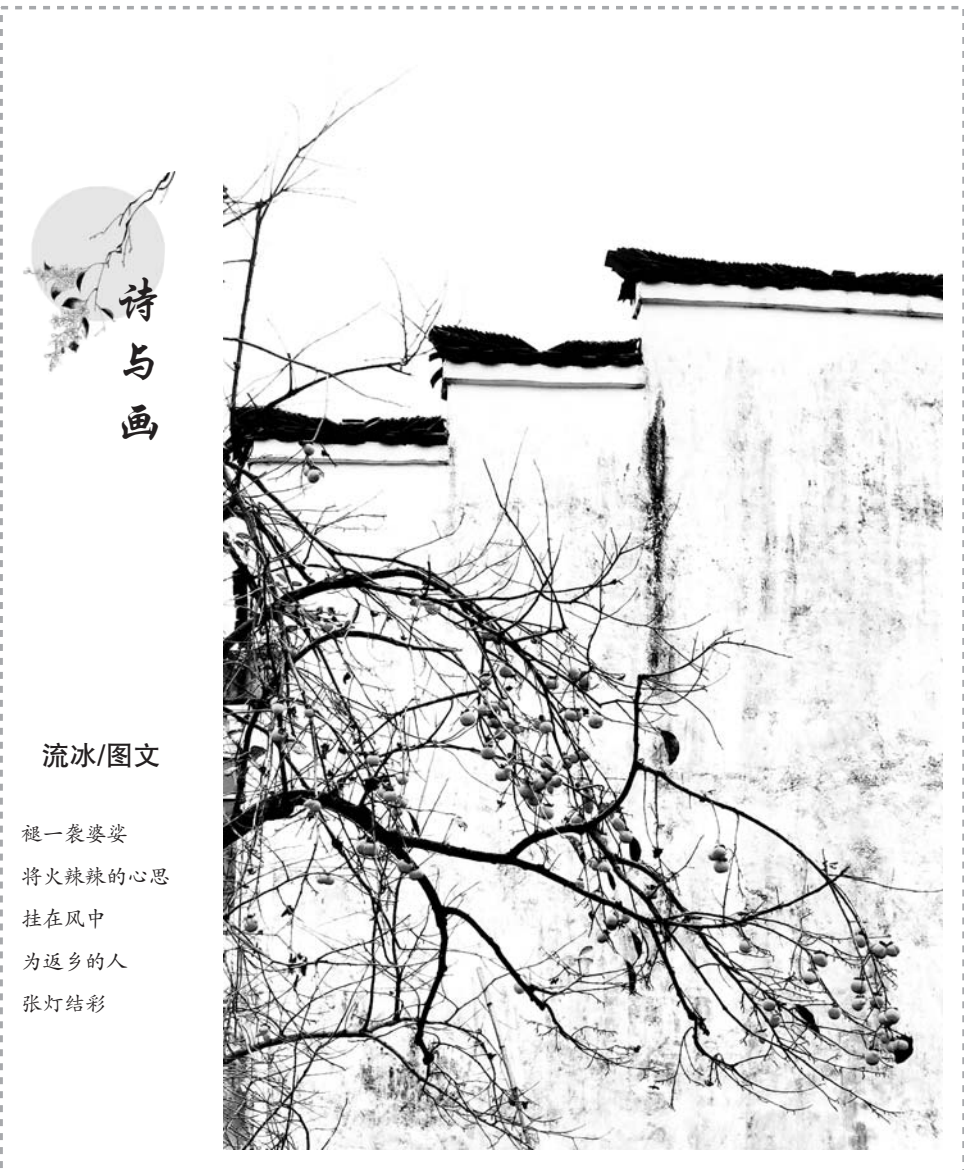
新房子的南面和北面的窗外，都有用空心的方钢焊接的花架，我们便种了海棠啊，兰花啊，映山红啊，金银花啊，栀子花啊……一盆盆的，有上百种呢。没想到，鸟儿也喜欢上了我家的花，喜鹊呀，斑鸠呀，麻雀呀，白头翁呀，也是上百种吧。它们常常落在我家的花架上，叽叽喳喳地说着、唱着我们听不懂的话、听不懂的歌儿。

那一天，我们吃饭时，鸟儿便在餐厅的窗外花架上歇息。夫人觉得它们肯定饿了，是想要点吃的吧。于是就在花架上撒了一些米。喂了一段时间，它们把这件事当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优惠政策，每天清晨我们还没起床时，它们就在花架上嘈嘈杂杂的，好像在埋怨我们喂食的工作效率太差了。十几只或者二十来只麻雀站在花架边沿，一律屁股朝外，注视着我家餐厅内的动向。几只灰色的斑鸠在花架中的低洼处走来走去，维持着秩序。那些麻雀都有自知之明，都懂得胳膊扭不过大腿，个个规规矩矩地站在边沿的高处不敢下到花架内。我们开



副刊

本版责任编辑 流冰
邮箱 643985541@qq.com



流冰/图文

褪一袭凄凄
将火辣辣的心思
挂在风中
为返乡的人
张灯结彩

鸟儿飞到我们家

韦国华

窗撒米，它们就飞到东边书房的花架上，或飞到西边厨房的花架上。推拉玻璃窗一关上，它们立即飞过来。不过总是斑鸠们先吃，麻雀们在花架边沿一声不吭地耐心等待。斑鸠们吃好飞走后，麻雀们便一拥而上，吃得叽叽喳喳，兴高采烈。

我对夫人说，没想到鸟类也有黑社会，那几只斑鸠就是黑老大。夫人说，那也没办法，我们的法律管不了它们，我们还必须尊重它们鸟类社会的规则。

有时，它们会带着刚飞出窝不久的孩子来吃食。有一天，一只老麻雀带着它的孩子来吃食。小麻雀长得胖乎乎的，而那只有老麻雀却长得干瘦瘦小，而且羽毛零乱，像穿着一身破烂的衣裳。小麻雀呆在花架边沿饭来张口茶来伸手的样子，老麻雀一粒米一粒米地从花架中间衔到小麻雀嘴里。老麻雀可能累了，站在小麻雀旁边歇一会，并顺便理一理零乱的羽毛。这下惹得小麻雀一肚子不高兴，它鼓足力气，突然狠狠地啄了一下老麻雀的屁股，把老麻雀吓了一大跳。溺爱孩子的老麻雀，不仅没教训它的孩子，反而又乖乖地继续一粒米一粒米地喂它的孩子。

3

有时，斑鸠在北面花架上“酒醉饭饱”后并没有飞远，却翻过楼顶，落在南边阳台外的花架上转悠，它们常常落在花架，观察盆里的花草。夫人以敏锐的感觉猜出了斑鸠的心思：

它们是想在我们家做窝下蛋呢。于是安排我去楼下，从那些小树上折来一些坚硬的枯枝，用铁丝将一截截枯枝在花架中间绑成一个窝的形状，再选几盆枝叶茂盛的花草如金银花、栀子花、台湾竹等，放在“窝”的周围。果然，我们的“工程”通过了斑鸠夫妇的验收。不知它们从哪里衔来许多更细的小树枝以及枯草，做了它们窝里的细软。之后便是下蛋(一般每窝下两只蛋，偶尔也有三只蛋的)，孵小鸟。它们夫妇轮流换班，用两周时间将小斑鸠孵出，再用两周时间把小斑鸠喂大飞出窝。为使它们顺利孵出小斑鸠，我们在窝边的食盘、水盘里不断充食充水，还用塑料布在窝上方搭雨篷给它们遮阳挡雨。就这样，斑鸠年年来我家做窝育子，到今年已是第八窝啦！

最近两年我还捣鼓会了抖音，从斑鸠下蛋到小斑鸠会飞，一集一集地拍抖音，结果弄得成千上万的网友关注我我家斑鸠的情况。亲朋好友熟人与我见面时，不问我最近是否还好，倒问起我家的小斑鸠会飞了，问我家的来风和来宝怎样了，它俩还打不吵？弄得我真是哭笑不得，觉得自己俩还不如鸟呢。

4

去年11月，天气已转冷。有一天，我夫人写字作画累了，就在餐厅窗外花架边侍弄她的那些宝贝花草。忽然飞来一只蓝色的小鸟，小嘴勾勾的，头顶和腹部还有黑白相间的花纹。夫人挥挥手赶它走，它不仅没飞走，反而跳到我夫人的

手边，用它小小的眼睛企盼似地看着她。夫人将它捉住后叫道：“国华，你过来看看，我逮住一只什么鸟！”坐在阳台上看书的我立即丢下书，跑到客厅：“这是虎皮小鸚鵡啊！天气这么冷，是来我们家要吃的吧？”我们决定收养这只可爱又找不到家的小鸟。儿子得知这件事，马上给我们网购了一只鸟笼。我们从未养过鸟，不知道它是公鸟还是母鸟，鸟市的老板告诉我们，这是母鸟，于是我们就从鸟市老板那里买回一只公鸟。我们给母鸚鵡起名叫来风，给公鸚鵡起名叫来宝。来宝迟来我家7天，来风先入为主。开始一段时间，来风总爱欺负来宝，不是啄它，就是咬住来宝的长尾巴不松口，弄得来宝总是躲着来风。但时间一长，来宝就不承认来风的霸主地位了，它本来就来风的力气大，它开始反击来风：吃食时，它将来风撵走自己先吃；来风在阳台的帘子上与它争位置，它就用翅膀将来风拍到地板上；来风在笼子里挑逗它，它就咬住来风的长尾巴，倒吊着来风。每天它俩都要打上两架，有时从帘子上掉到地板上打成一团。来风吃穷时总是叽叽呀呀大叫，我们只得上前拉架，将它们分开，甚至给来宝关禁闭。结果时间不长，来风的长尾巴全被来宝拽掉了，屁股光秃秃的，弄得来风无脸见人。

时间稍长，它们渐渐磨合得能和睦相处了，也不互相扯尾巴了，来风漂亮的长尾巴也长了出来。

来宝毕竟是个大丈夫，先前来风欺负它，它一直都忍着躲着，来风实在过份时，来宝也

只是严厉地教训来风，让来风懂得什么是为妻之道。来风终于抛弃了先前的霸王思想。

和睦相处后，来宝还主动将自己吃到胃里半消化的食物吐给来风吃，来风津津有味地吃着，结果把来风喂得自己不愿吃食，就想叫丈夫喂它。来宝有时烦它不想喂，来风就找茬子，想撬开来宝的嘴，来宝弄急了就会啄它一口，来风站不住，一头摔到笼子的底部呆呆地站着。我对来风说，怎么啦，你又遭家暴了，你恐怕也要反省反省了。但来宝也注意安抚老婆。到晚上归窝后，来宝会给来风挠痒痒，这里挠挠，那里挠挠，很肉麻的，来风就眯缝着小眼睛，尽情地享受着丈夫的关爱。几个月后，它俩的爱情有了结果了：来风先后下了二、三十个蛋，我与夫人用小纸盒特地给它们做了个孵蛋的小窝，窝里放了好几层棉布，将蛋放进这柔软舒适的小窝里。但来风对养儿育女不感兴趣，很少到小窝里孵蛋。可能只想要一个无儿女的丁克家庭。大概有时实在过意不去，来风就偶尔到小窝装模作样地孵个十来分钟，装模作样地把蛋翻肚子下面勾一勾。眼看那些蛋已放两、三个月了，估计都坏了，我们只得将那些被它们抛弃的蛋埋到花盆里当肥料。

现在，它们这个丁克家庭自由自在，一会双双趴在阳台上，看玻璃窗外斑鸠孵蛋；一会并蒂莲般站在窗台上，俯看蔑视阿隐(我们家已喂养了三十多天的大鸟笼)在阳台上爬来爬去；一会双双穿过卧室、穿过客厅，飞到餐厅窗台上看窗外那些斑鸠、麻雀以及一些不知名的鸟儿来吃食；或者钻进挂在阳台上我那件旧西服口袋里，玩我夫人给它们买的小藤球，甚至把小藤球扔到地板上；或者飞到书房，双双站在我夫人的肩膀上、头顶上，看夫人怎么画中国水墨山水画，我练书法时，它俩也时不时在我写上字的宣纸上走过来走过去，以示给予“现场指导”。

